

<<佳评如潮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佳评如潮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4095469

10位ISBN编号：7204095464

出版时间：1970-1

出版时间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珠雅 主编

页数：15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佳评如潮>>

内容概要

传说中卫族信奉了多年的“妖仙”，吃人不吐骨头，杀人眼也不眨，凶狠至极——既是如此，为何还要信奉下去？

而神秘的仙雾山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？

身为族长的女儿，她从来都不相信所谓的什么“妖仙”，会是保卫他们“卫族”的守护神，为了揭开这一神秘的面纱，她决定要踏上这什么的仙雾山一探究竟。

<<佳评如潮>>

作者简介

兰京，台湾禾马出版社作家。

<<佳评如潮>>

书籍目录

《太岁》《英雄帮帮忙》《罂粟季节》《真爱无敌》《惊心动魄》《狼与小羊的战争》《恋人还没睡》  
《情人有够累》《听见樱花说爱你上》《听见樱花说爱你下》《妖舞不二》《幽冥魅蓝》《若遥歌》  
《追风曲》《太极情缘》《睡神梦觉》

## &lt;&lt;佳评如潮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“你们知道吗，有的女人看起来愈清纯甜美，其实愈是淫荡，需求很强烈喔。”

“同桌喝下午茶的另四名姊妹淘，被这突来的话题吓到呛咳。连连四下张望，没脸见人。”

“这个跟我们要谈的英文查经班，应该没什么——” “像玛云这样啊，虽然不算漂亮，可是白白嫩嫩，看起来很无助很娇弱，又喜欢穿得很素雅很飘逸的类型，最像是刻意伪装以掩饰这种倾向的女人。”

啊，玛云，我不是在说妳喔，只是举例，妳千万别误会了！

“被指名损到的玛云，一脸智障状，还没进入状况。”

“其实妳不要这么钻牛角尖的话，妳应该会是个更容易相处的人。”

“来来来，快听她娓娓道来。”

“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，就碰过很多这种人。不过还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哈拉，努力把那些闷骚又放不开的同学带进人群里，炒热气氛。结果我们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——” “妳所谓的“很好”，定义是什么？”

“席间的短发女子这一冷噱，尖锐地捅了对方一记。”

“就像我们这样的好朋友啊。”

“妳确定我们是好朋友吗？”

“拜托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OK？”

“我们当然——” “语彤，我想再去点一些东西吃！”

“魁伟壮硕的胖妹急急僵笑起身。”

“可是，我如果没有妳的推荐，实在不知道该点什么，等一下一定又会被大家念到臭头。”

“喔，好吧。”

“真是没办法，只好亲自出马了。”

“我陪妳去点餐吧。”

“等人走远了，短发女子不爽地环胸靠背，大跷二郎腿，狠狠送她一记下流手势。”

“哇哩咧，臭屁个什么鬼。”

动不动就发骚卖嗲，吠什么“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”怎样怎样。

好啊，妳有本事就讲妳念哪一所啊，念得很屌的话就说说妳现在在哪高就啊！

妈的我一狗票从美国抱着MBA头衔回台湾的同学，不是窝在家里吃爸妈的，就是失业待业不务正业。”

“朱立雅小姐，请口下留情。”

“同桌的粉领新贵惨然垂头，欲哭无泪。”

为什么她会被分配到要带领这一票怪胎？

“玛云，我发誓，我们教会里很少有人会像立雅这样说话的。”

“她可不希望初来教会不久的玛云，对姊妹妹妹们有错误的认知。”

玛云却依旧云淡风轻……的一脸智障状。

水汪汪的美眸，柔弱无辜，楚楚可怜，仿佛随时会潸然落泪——因为很不习惯新戴的隐形眼镜。

左看看、右看看，看不到什么盼望就继续发呆…… “我们发起这个查经班的目的，是为了查考圣经，而不是为了哈拉——”粉领新贵暗暗观察了一下。

“玛云，妳在等什么人吗？”

“猝地一声惊呼，端在玛云指上的小茶匙坠入杯中，溅了她一身一桌的茶水。”

“卫生纸卫生纸！”

“桌上东西先拿开！”

“店小二，快来干活！”

“不……没有关系，不用……”大家愈热切抢救，糗得她愈是手足无措。

“只能用卫生纸拍干到这种程度了。”

“粉领新贵急急揩拭。”

## &lt;&lt;佳评如潮&gt;&gt;

“玛云，我看我们还是得去洗手间冲洗才行，不然你的雪纺裙一定会留下茶渍！”

“没关系，反正……” “不用这么客气啦。”

“她实在很心疼这个新加入的朋友，都跟大家相处好几个月了，还是很见外。”

“我跟妳去把裙面冲一下，用烘手机很快就能烘干——” “那我自己去。”

真的，我自己去就行。

“面对玛云的哀哀讨饶，粉领新贵自觉再逼下去反而难堪，只得干笑，退回座位上。”

等飘逸的情影朝转角深处的洗手间远去，粉领新贵才敢吐息。

“干嘛，伺候大小姐有这么辛苦吗？”

“立雅好笑。”

“我不觉得玛云有那么“大小姐”，可是相处起来确实满拘谨的。”

“很放不开。”

“她再怎么刻意低调，身分还不是给无聊人士揭发了。”

“这世上就是有这么八卦的婆娘，忒爱探查他人隐私。”

“那个臭屁语彤一知道了玛云的底细，就变得更惹人厌，老爱当着所有人的面损玛云，好像这样做会显得自己比大小姐更“大小姐”。”

“语彤她只是——” “她如果只是嘴贱也就罢了，要是她胆敢再玩什么小动作，我保证让她死得很艰毛。”

“新仇旧恨，加倍奉还！”

“嶢领新贵托腮苦笑。”

“碰到玛云那种娇娇女，连妳也忍不住发起英雄气概啦？”

“我只是受不了那种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窝囊废。”

“非关正义。”

“不过跟玛云在一起，压力是有点大。”

“哎，实在不习惯处处受人瞩目的感觉。”

玛云称不上是什么艳光四射的美女，但是净丽得出奇。

即使素着一张脸，又懒得在长发上变花样，依旧会不自觉地吸住周围的目光。

平日的她，刻意朴实的上班族装扮，就已少女气息十足。

偶然出现今天这样的梦幻名媛模样，更是威力万丈。

凡她飘然掠过之处，仿佛会出现晴空下繁花遍野的唯美错觉。

“她就像是名门女校娇养出来的金枝玉叶。”

相比之下，我就成了国民小学提炼出的破铜烂铁。”

“呵，原来妳说的是这种压力。”

“女人哪，啧啧。”

“我从她身上感受到的，完全是买单的压力。”

“噢……”粉领新贵懊恼呻吟，不忍目睹立雅拎在指尖晃呀晃的午茶帐单。

“我们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这么高级的地方喝茶讨论？”

“谁叫妳要问玛云想到哪里坐下聊聊？”

妳请客。”

“我以为她会选教会附近的下午茶店。”

“哪知她竟欣然伸手一拦计程车，把大伙载到顶级金融大楼附设的高档餐厅。”

“一桌茶喝掉我一个月的加班费……” “可是妳不觉得玛云有点怪吗？”

“立雅毫不同情晚景凄凉的小老百姓，诡谲眯眼。”

“她真是为了信仰才到我们教会来吗？”

“不然咧？”

“呜呜呜，平均一小口蛋糕五十元，吃得她心绞痛。”

“我猜她是别有企图。”

最近很流行在教会来个浪漫婚礼的说……”立雅悬疑遥望玛云离去的那方。

## &lt;&lt;佳评如潮&gt;&gt;

远处的豪华洗手间，辗转迂回，隐蔽而幽雅。  
阴雨绵绵的湿凉假日，客人稀落。  
没有附近的上班族捧场，门面反不如周间热络。  
玛云沮丧地捂着小腹上的茶渍，拐往洗手间的化妆台。  
他……不是今天回国吗？  
照他一板一眼的工作态度，应该会抵达后直接进办公室啊。  
为什么在这里守了一下午，都还见不到他的人影？  
她不可能疏忽漏看的。  
一楼的欧式餐厅，全以落地玻璃环绕。  
特别是通往电梯的奢华走道，她看得一清二楚。  
她闭起眼睛就能幸福想见他西装笔挺的英姿。  
他是她所有见过的人之中，最适合穿西装的男人。  
一想到他平整俊逸的短发，冷傲无瑕，她就为之酣醉神往。  
就算因此被人嘲笑，她也不介意。  
只要是关于他的事，面子啦原则啦分寸啦什么的，她统统不介意。  
她介意的只有——“嗨，小淫娃。”  
“醇厚的低沉呢啾，笑意夹杂恶意，赫然惊破她的美梦。”  
一张眼，她望见巨大镜面中自己错愕的反影，以及身后魁伟慑人的阴森存在。  
“好久不见，来找关先生的吗？”  
“嗯哼。”  
她紧张惨白地立在大理石化妆台前，不敢动。  
身后男子双手分撑在她两侧，双唇贴在她耳畔，俯身低语，掠夺她细致的芬芳。  
奎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  
“这……这里是女厕所。”  
“对，而且刚好是没有人的女厕所。”  
“哑嗓魅惑。”  
她骇然由他的手明白了他的意图。  
“你想干嘛？”  
“她不敢大喊，又不敢不讲。”  
“太久没见妳，想和老朋友打个招呼。”  
“巨掌嚣张地自她身后拧住两团饱满，粗鲁地隔着矜贵衣衫挤捏那份丰硕触感。”  
“我、我有朋友在外面！”  
“她惶惶恐吓。”  
“那我们最好快点，别让她们等妳等到起疑。”  
“他直接自她腹前，猛地将上衣拉到酥胸以上，扯下秀丽的罩杯，任由胸罩肩带勾挂着暴露的雪腻豪乳。”  
她吓到无法回应，没有想过会在这种地方、这种状况，看见自己呈现在镜中的这种姿态。  
“我喜欢妳今天的打扮，很优雅，像娇贵的小公主。”  
“他架头在她肩窝上。”  
“不——”她的回拒永远追不上他的攻击。  
纤纤玉手来不及阻拦，急急闷吟，想推开邪恶俊美的残酷笑脸。  
“你走开！”  
“她讨厌这种浪子型的邈邈男人，讨厌这种低级的肉欲张狂。”  
“我已经说过，再也不想跟你发生关系——”“为什么？”  
妳正在进入状况中，看。  
“她吓到急急举臂遮脸，怕看到他当着镜子面前掀她的底，袒露隐密的女性。”  
但她挡得太慢，那一瞬间的影像，已猝地烙进她脑海中。

## &lt;&lt;佳评如潮&gt;&gt;

忘掉！

赶快统统忘掉！

那影像太淫荡，超越她的经验。

一身典雅的娇丽装扮，被他掀扯得极度放浪，羞辱至极。

她的刻意打扮，不是为了要展现这种模样。

但是……他完全掌控了她的欲望。

一声娇软的呻吟，毁了她完美的自尊。

“小娃，帮我个忙吧。

”他悠悠玩弄，懒懒劝诱。

“我现在空不出手。

”“想都别想。

”他当她是什么人？

“妳不想见关先生了？

”一句轻笑，击中她的要害。

关，她想见他，很想很想见他。

他都不理她，也不曾主动回应她，伤透她的心。

可是她还是好想他，好想好想好想。

这副无助可怜的模样，令奎恩不爽。

她到底有没有鉴赏男人的智商？

那种硬邦邦的上班族，有什么值得她迷恋的？

尤其是她这般难得而珍贵的情欲尤物……“来吧，小娃。

”乖，听话。

“想要见关，除非妳先过得了我这一关。

”“我只能……见他而已吗？

”她要的不止这样。

“那就看妳的表现了。

”她不安地怯怯瞥望他手中捧的亢奋，看看他无奈的狡诈笑容。

他真是一个俊美的男人，也是一个异常高明的情人。

只可惜，不是她欣赏的型。

“我……不喜欢这种交易的感觉……”“妳不想见关了？

”想。

可是……哎，没辙。

“小娃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只能让妳见到他，但见到他之后妳要跟他做什么，全看妳自己的表现了，不是由我来决定。

”双眸大亮。

“可能吗？

”真的？

这丫头，可爱得简直让人想狠狠蹂躏。

“我只负责替妳领路。

但妳和他之间的事，我不会帮任何的忙。

”强烈的希望，充塞她小小的芳心，引燃的热切近似欲望。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关？

”“起码要到礼拜一。

”他才会上班吧。

“喔……”失望个什么劲？

“两天后妳就见得到了，喔什么？

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享受。



## &lt;&lt;佳评如潮&gt;&gt;

“哪有……”她从来都不觉得享受。

“没有吗？”

“噢！”

“好过分……”“为什么妳这么想念那个死板板的家伙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他。”

“再说一次。”

“我喜欢他。”

娇丽稚嫩的容颜，毫不掩饰喜悦地跪在他身前坦然仰望，答得何等可人。

“再说一次。”

他愈问愈嘎哑，情欲愈浓。

“我喜欢他。”

“妳有多喜欢它？”

她诚恳细吟。

“没有他的日子，我觉得整个人都空空的。每天唯一能做的事，就只有想念他。”

“有多想念？”

他捧住她的后脑，酣然教导。

“证明给我看。”

“她不知道、不曾做过的事太多。在他呢啻的指点中，她不明所以地惹动了他的底限，令他忘情呻吟，痛苦而酣畅。她的唇、她的舌、她的呼吸、她的吮尝，全在他的指示中，却超越了他所预期的结果。他狂热地爱恋她，只是她从不明白。娇弱的呛咳声中，他悍然将她抱上大理石面的化妆台，敞开双腿。沉重的压力来势太急遽，她包容不及。但他燃烧着她更深的渴望。不……不需要这样！他今天是怎么了……”她突然失控尖叫，又骇然捂嘴，纤腕却被他擒下，以便他在冲刺中，以唇侵犯她的口。

激狂中，两人都忘我，放声呐喊着欲望。

他恨声将她揉入胸怀里，加深他强悍的挺进。

她从不明白，他有多想念她，想她的可笑浪漫，想她充满潜力的欲望，想她恐慌攀住他的快感，想她的身体，想她的汗水、她的战栗。

总是在最混乱的焚毁巅峰，纤纤玉手会惊骇地用力抱向他颈窝，仿佛害怕自己会坠入不知名的什么。

她没有人可以依靠，只能哭着向他求救。

这一瞬间，他是她唯一可以信赖的人。

喘息。

即使已过了好一阵子，两人都静止了，仍在喘息，交织着和谐的旋律。

她知道，他总会继续在她深处逗留，舍不得走。

她则是……不晓得。

虽然跟他接触这么久了，对于感觉的事，她还是懵懵懂懂。

他知道，却心机很深地什么都不跟她说，好差劲。

所以她真的很不喜欢奎恩。

马云愣愣自他肩头，呆望他们对面的嵌墙落地镜，茫然凝睇他的背影，他微髻的凌乱短发，以及挂在他手臂外侧的雪嫩双腿。

“奎恩，我的朋友都还在外面等我。”

“那妳干嘛还咬我肩上的衣服？”

## &lt;&lt;佳评如潮&gt;&gt;

”她懂不懂什么叫挑逗？

他要走了，她感觉得到。

“小娃。

”他倾头哄着肩侧婴儿似的任性娇娃。

“嘴巴松开。

”她不理人，也不理解，自己到底在干嘛。

“好吧，我把手边的事搞定了，今晚就去找妳。

妳现在住哪里？

”“不告诉你！

我也不准你踏进我的屋子里——”他趁她松口之际，抽身离去，抱她站回原地。

错愕之际，她发觉自己刚刚有的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

强烈的被骗感、被剥夺、被丢弃，伤到了还未防备起来的心。

“妳告不告诉我住址都无妨，反正我自己会查出来。

”他蹙足而慵懒地整装打点，蓦地被一声重重的关门声引起视线。

“小娃？

”她不出声，自己躲到独立的女厕里，背靠着门板，隔绝一切。

她讨厌奎恩。

从一开始就很讨厌他，从没喜欢过，彻头彻尾地讨厌这个人。

每次都这样……难过的小脸皱成一团，无声无息地，涕泗纵横。

她才不会去喜欢一个总在伤害她的人。

关就不会这样，他冷淡，却很君子。

若会伤害人，他一定会先表明，不像奎恩，总是伤人于出其不意。

“小娃。

”门板外轻叩。

少来，她才不会再买他的帐。

“我要走了。

”走开，最好从此都别再见！

他明明知道她总会留恋、总会不可自拔地深深依赖，他却还来故意惹她。

惹得她欲火焚身、情难自禁的时候，又忽而丢弃她，随风万里。

再也不想让他碰到她一丝一毫，连影子都不容他踏到。

隐约的啜泣声，在沉寂中，如雷贯耳。

她被自己伤心的声音愣住，怔然静止。

没有声音。

外面怎么都没有声音？

他真的就这样走了？

来敲她的门，就只是为了交代一句：他要离去？

深深的挫折，打击着她的脆弱。

这有什么好意外的，他哪次不是这样？

这又有什么好在乎的，她又根本不喜欢这个人。

讨厌奎恩……以后她要更高度提防，严禁这个人再闯入她的生活里。

他竟然这样就走了……他的体温没有了，他的气味没有了，他的炽烈欲望也没有了，他可恶的讥

讽也没有了，他的吐息没有了，他的缠人吻啄没有了，他妖异的低沉醇吟也没有了……“小淫娃

，干嘛哭得那么凄惨？

”活像只落难的小花猫，呵。

她诧异地抬望撑肘越在门板上睥睨她的残酷笑靥。

他就趴挂在门板上偷看她、嘲笑她？

羞忿与难堪遽然冲上她脑门，豁出一切地娇声痛斥。

## &lt;&lt;佳评如潮&gt;&gt;

“走开！  
不准你再接近我！”  
“真的？”  
”他悠哉跃下门板，挤入她躲藏的典雅小厕里，魁梧体格逼得她节节败退。  
“妳既然这么舍不得我，就干脆告诉我妳的地址吧。”  
“你作梦！”  
”她绝不会！”  
“这样我就可以常去找妳，像以前那样。”  
”“不要……”她讨厌他这种吊儿郎当的样子。  
“已经够了！  
你走就走，不要再回头烦我！”  
”他还她的，是一抹重重的吮吻。  
野蛮得像惩罚，又像在傲然夸胜。  
他极力吮噬纠缠，吞没她所有气息。  
任她再怎么厌恶地推打，也起不了作用。  
“你走开！”  
我讨厌你！”  
”“尽量讨厌吧，但是为我张开妳的腿。”  
”他以极致的魔性惬意哄劝，享受她的抗拒、她的排斥、她的厌弃和她的伤心。  
他扭身悍然脱去T恤，要用身体接触到她细腻的柔嫩娇躯，贪婪地企图以肌肤燃烧肌肤，耍她癫狂，沦陷到欲望的更深处。  
她难受地被逼靠在墙上，无地自容地让他看尽她的狼狈、她的口是心非、她的禁不起挑逗。  
最讨厌他这种志得意满的下流德行！”  
她干脆主动勾抱住他强壮的颈项，逃避他咄咄逼人的浓烈凝眸。  
他好笑，只觉得她这策略傻得可爱。  
粗糙巨掌在两人紧迫的节奏中，箝开他颈后的两只小手，闲闲反折往她腰后。  
“妳搬到哪去了，嗯？”  
”才不告诉他！”  
“妳大可以继续住我那里，要不要搬回来？”  
”不要！”  
“这样妳就不用这么委屈地在这种地方罚站。  
对我而言，当然也比较方便。”  
”所以她才要搬离那座酒池肉林。”  
“妳住在哪里？”  
”他根本不在乎答案，只在乎他惩戒式的冲刺引起她多美妙的回应。  
欲焰的张狂红透她汗湿的脸蛋，红晕蔓延白嫩的胸口，起伏仓卒。  
“放开我的手……”被他愈箝愈痛。  
“妳并不想让我踏进妳的屋里，是吗？”  
”她赫然瞪眼回瞪，笨拙地证实了他的质疑。  
性感的粗犷厚唇一勾，冷眸微眯，她立刻后悔自己的自作聪明。  
“我……目前住在自己买的小套房，是……” “不必了，妳去守妳的小秘密吧。”  
”而他，以更狂野的攻势表达他的立场，残忍揪住她一切欲望的神经。  
她慌乱得完全没空顾忌，扬声娇泣，掩不住被掀动的渴望，管不了他俩肉体相搏的赤裸声响。  
再一次，她被卷入激流中，并且拖着他一起沉沦，以整个身体汲取他狂妄的生命力，颠覆彼此的立场。  
。 极品…… 他痛快嘶吼，尽情地任她摆布，为她一再地猛烈奔射，在浓郁的欢爱气息中，狂乱吻拥。

## &lt;&lt;佳评如潮&gt;&gt;

这才是他真正期待的。

千回百转，卑劣挑拨，就为了诱出这一刻的她，一朵神秘而妖异的花。

绽放。

恍惚之中，意识逐渐聚集，她才领悟到自己正端坐马桶盖上梳理自己。

衣衫都已归位，茶渍仍旧未清，仿佛她从外面踏入的那一刻一般，没有发生什么事。

但她重重迭迭掩覆之下的身体知道，他来过。

战栗的余波荡漾，久久不散。

她柔媚安详地抚顺乌亮长发，吐息如兰，心中充满的却是他的雄健阳刚、他在她耳畔的怒号、他几乎揉碎她百骨的蛮悍拥抱。

他壮硕胸膛的胸毛粗暴摩挲她细嫩酥胸的触感，还留在她的肌肤上。

易感的乳头，也清晰记得他流连忘返的兜弄……一阵怯怯的开门声，骤然惊破她的迷离，登时警戒。

有人在厕所隔间里？

奎恩早就不在了，而她又未曾离去。

所以，现在偷偷出来的人，是在她和奎恩放纵之前就待在这儿的？

心脏猛然狂搏，冷汗突涌。

她惶恐地匆促回溯，她和奎恩的对话中，有没有泄漏彼此的身分。

他那个大混蛋，为什么跟她说整个厕所里都没人？

他有一间间查看过吗？

完蛋了！

现在该怎么办？

除非外面的女子离开，否则她根本没脸出去。

就算她平平安安的出去了，万一那女子等在外头，她还是会被对方看见，认出她就是刚才极度淫浪的主角之一。

怎么办？

这整个厕所就只有一个出入口，没得逃！

高跟鞋的声音，在隔间外的华丽走道上窃窃叩响，对方似乎在一间间窥探，先前纵欲的男女是否都已离去。

怎么办？

怎么办？

！

恐惧的强猛心跳，几乎冲破她的喉头。

随着一间间隐约的轻轻推门声，她的战栗达到高峰。

就在玛云眼前的门板被人试着向内推的刹那，门板撞上横门阻挡的细微铿锵，被另一阵呼喊冲没。

。

“玛云，妳还在洗手间吗？”

”粉领新贵快步急唤。

“呃？”

噢，对不起，我只是进来找人。

可是刚才外头转角处有个人一直守着，说里面在打扫，暂停使用。

” 她就怕玛云会被困在里面出不来。

“玛云，妳在吗？”

” “应该出去了。”

” 那女子的回应，冻结了玛云。

“她出去了？”

可是我们一直有在座位上留意，没看见她出来啊。

” “我想她是先开溜了。”

<<佳评如潮>>

” 开溜？

“ 为什么？

” “ 因为我刚刚在厕所里，不小心听见一件很劲爆的大秘密…… ” 那人故弄玄虚地嘀咕着，与粉领新贵边窃语边远去。

完了。

玛云万念俱灰，瘫坐马桶盖上。

好死不死，竟然是被熟人听到。

而且还是个平日就看她不顺眼、巴不得抓她小辫子狠狠恶整一顿的深闺怨妇—— 语彤。

<<佳评如潮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